

汉诗

Chinese Poetry 丛书

2011.2 (第十四期)

真有意思

武汉出版社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光明 叶延滨 邓一光

陈汉桥 吴思敬 董宏猷

韩作荣

汉 诗

出 品 人 彭小华

主 编 邓一光

执行主编 张执浩

编 辑 小 引

李以亮

编 务 万启静

责任编辑 方 苑

艺术总监 阮争翔

美术设计 杜 娟

根号二书籍设计工作室

2 0 1 4 0 3 3 1 0 0 0 8

法律顾问 金 岩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

编者的话

写作容易把人导入虚妄之境。事实上，我们很难说清楚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因为虚妄在成就一些人的同时也确曾毁损过更多的人。问题却在于，是否有一种写作能够完全避开虚妄，朝向所谓坚实的现实？在编辑本期作品时，在江汉平原深处，一个籍籍无名的青年之死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个名叫王刚的青年离群索居，沉迷网游十载，当他被人发现送回到父母身边时，已经奄奄一息。人们感兴趣的是他的临终遗言：“真有意思。”一个在他人眼中生活得苦不堪言的人，为什么会留下如此满足惬意的遗言？这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对于一个热爱诗歌的人来说，写诗固然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更多的人却不以为然，他们有他们的意思。不要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他人，不要用自己的意思去统帅别人，如此人间才真有意思。

王刚的父亲曾试图搞明白儿子为什么会感觉“真有意思”，得到的回答是：“你不会知道的。”人间甘苦自在，但各有味蕾。王刚没有说出的那部分意思大致是，这个人间还有另外一番人世图景，生活也并非全是你我目力所及的那个样子。因此，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纯粹的虚妄之境，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现实。这才是我们不得不写的理由和根据。

真 有 意 思

编者的话

开卷诗人 004

田 禾 作品
倪湛舸 作品

诗选本 039

李 伟 孙苜蓿 齐 霁 舒丹丹 仲诗文 谢络绎 金铃子
起 子 一 丛 陈 让 贾冬阳 陈有殡 傅 蛰 车 攻
华 襄 张小美 卢卫平 蓝 角

行走 123

一回：诚信出发

专栏：真无观 171

魏天无：发现世界的另一面
魏天真：我对诗的成见这样产生和消解
魏天无/魏天真：关于咆哮、严肃与残酷的讨论

外国诗坛 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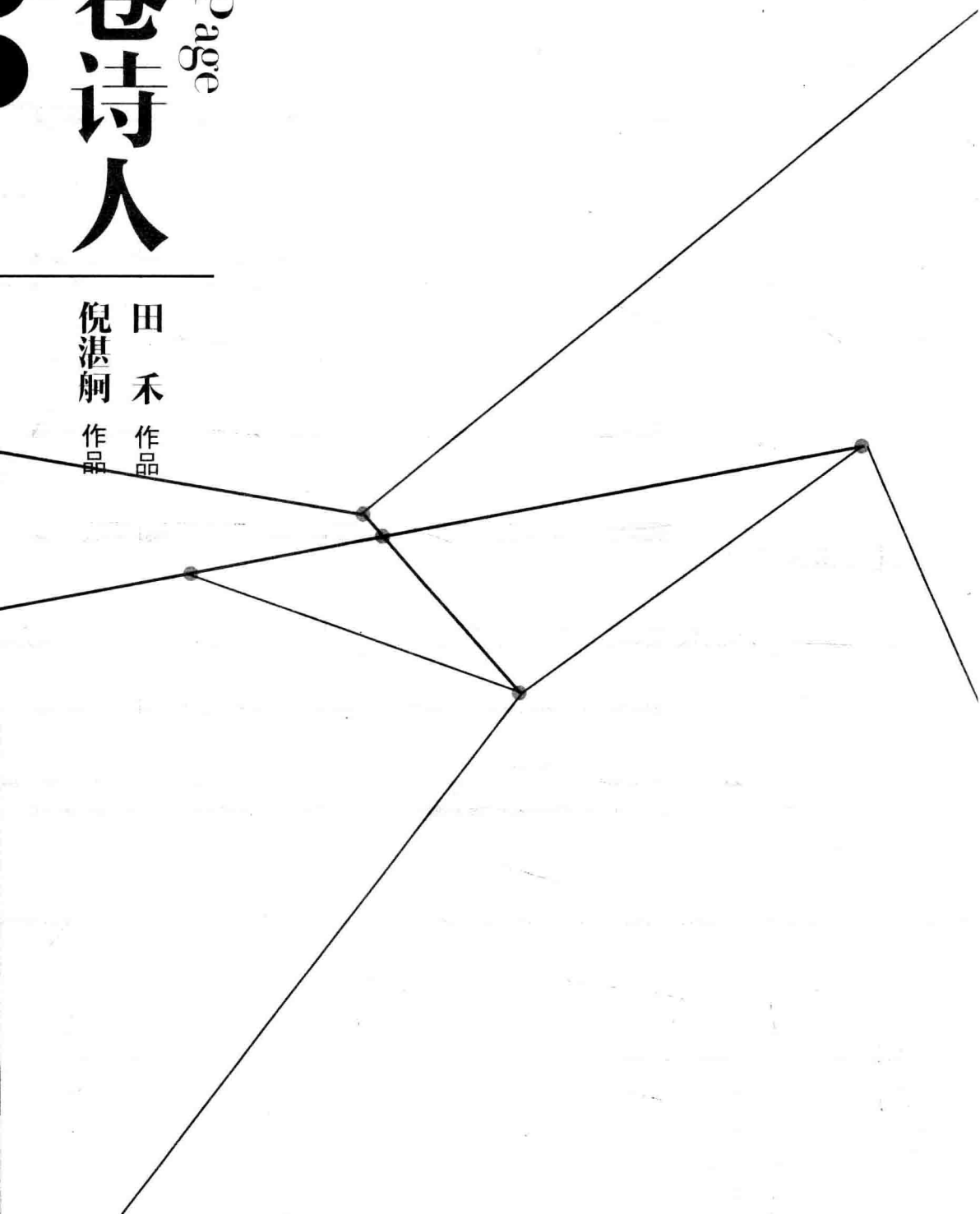
卡明斯基访谈/诗选 明迪 译

经典美文 211

邹静之：小儿无赖

Open Page 开卷诗人

田禾
倪湛舸
作品





田禾作品

推荐语

田禾的写作重新还原了乡土诗歌本来的面貌。在他的笔下，乡村不再是田园牧歌，也不再是现代城市人的精神避难所；在他的笔下，乡村是如此清晰的残酷，清新的拙朴。田禾固执地把自己圈定在他所认知的那个村落，用一种近乎画地为牢的方式和勇气为其故乡发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诗人有效有力地回答了“为什么写作？”这个折磨人的问题。

（张执浩）

诗如其人，田禾的作品是地里成长或成熟的庄稼，是丰收或欠收的粮食，它们提醒着我们生的艰难、生的前提，也映证着这样一条真理：“最应记取的总是最容易被忘记。”换个诗人自己的说法，“两行铁轨承受着整列火车的重量”，这铁轨不是别的，正是他苦心经营的诗行。他的诗朴素、沉着、沉重，让太多轻描淡写和浓妆艳抹的分行失去了份量。他的诗歌风格，因其力笨也因其诚实，离我们这个讨巧的诗坛越来越远，但离人心却越来越近。

（李以亮）

田禾是一个擅长写乡村题材的诗人，近年来逐渐强化和弥补了自己诗歌创作中的现代意识。他不再是小杏和桃花的田禾，进而转身成为火车、铁轨、下岗女工的田禾，他的诗歌语言也更显自然活泼，清楚明白。我在他的许多诗篇中看到了理想和现实的距离，看到了乡村和城市的对立，也看到了诗人身处其中的艰难选择。

（小引）

火车从村庄经过

火车从村庄经过的时候
五磨村还在夜里
拉一声汽笛，警报火车通过
今晚进入安全时刻
汽笛声拉得很长
拦腰截断了夜的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还笼罩在月光中
这一站是黄石至武昌之间
的一个逗号。火车停站十分
我的去南方打工的九妹
在最后一分钟上了车
火车尖叫一声就往南开
往南，往南，一直往南
途中走直路，也走弯路
钻很多隧道，停很多站
两行铁轨承受着整列火车的重量

回家

今夜，月光就像一块冰冷的生铁
拦在我前头
挡住我回家的路。
星星就像故乡田野一粒一粒的
银豌豆
天堂里风大，吹落了几粒。

突然从我头顶上飞过去一只小鸟
像标点
像逗号
像飘在风中的一块撕碎的纸片。

深夜，我与儿子站在一座
城市的高楼上

遥望远方的故乡
儿子说“回家”
我往二百里之外的方向一指
那边
我沾满泥粒的指尖，已率先到达。

我的乳娘

五婶。在张山吴村，
四十年前，我的乳娘。

她给我喂奶，自己吃着生产队
分的红薯和河边挖的野菜。

她系着又破又脏的围裙，
在院子里劈柴、淘米、喂鸡。

她跪着，低头，伏在灶前拨火，
弯曲着腰，去大河里汲水。

她摸黑洗着我的脏裤子，
靠着土墙为她的女儿梳头。

她再没有亲人，玉米棒子，
像站在她家门口的穷姐妹。

有时缸里没有一粒米，
有时苦难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

养鱼

给我一条路，我就回家
给我一口池塘，我就养鱼

给池塘引水
收养小溪和细小的河流
养大鱼和小鱼
养公鱼和母鱼
养鲫鱼、鲢鱼和鲤鱼

水，是鱼的民间
也是鱼的封土
鱼坐着水做的江山
领导着另一群鱼
鱼在水下嬉戏、觅食
在一丛水草里繁殖
它们还没长大
就有人在鱼市讨论行情了

鱼游动时摇着尾巴
像摇着一条慢船
我在岸边
看着它们可爱的样子
不断地给它们喂养鱼食
清晨喂鸡鸣半两
夜晚喂月光三钱

陶

一只刚出窑的
陶
美就美在经过燃烧后的
乌黑

二姑用它装土豆炖肉
装盐
它那么顺从二姑的摆布
就像我的二姑父

植树

我要让春天在我的指尖复活
我要把一百棵小树苗
植在一间农舍的左面、右面
和后面。留出前面的
空场子，与几个穿灰棉袄的老头
抽烟，打地九牌，晒太阳
抽空去给小树苗浇水
喂给它们一勺一勺过路的春风

小树苗占去了邻居的0.2分空地
我决定补偿他30块钱
将来树林子的阴凉，我也会
留给他一半
还与他分享所有的鸟语和花香

灯旺

那年我出生在集体的棉田里
是五婶的一件大襟褂包我回家
奶奶放了一串200响的鞭炮
那时算是为我
举行的最隆重的欢迎仪式了

为了让我有充分的奶水
母亲生下我还在坐月子
父亲第三天就出了远门
去一个很远的城市里拉板车
一天拉几十趟，几万斤重
转回时，他的身体瘦了一圈

我两岁断奶，三岁学走路
四岁才开始说话

父亲怕我天生弱智，到八岁半
才送我上村小学读书

听说在我出生的第二天
父亲给我取名字时
一个下午也没想出来
这时奶奶忽然点着了一盏油灯
灯火又亮又旺
父亲说：有了，就叫——灯旺

扫街的下岗女工

凌晨的冷风吹着她单薄的身体
吹刮着她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
街道上的灰尘
她扫走了一部分，吃掉了一部分。

她是一名下岗女工。本很贫穷
但看去富有得
像拥有一条街，因为这么长一条街
就她一个人打扫
天一亮，整条街就是别人的了。

夕阳

夕阳落在黄土岭最高的屋顶
看去像要顺着风势
滚下来。昨天它挂在

一棵沙枣树的枯枝上
让邻居的赵婆
砍来塞进了黄昏的灶膛

夕阳落入西山谷。也许就落在
一个乞丐的搪瓷碗里
让一个乞丐停止了乞讨

也许就落在遥远村庄的
一片低洼，差点变成二柱家
那只黑狗的猎物

劈柴的大哥

孩子们在磨坊后面的空地上踢毽子，
小亮飞起一脚，
正好踢中麦秸垛旁边的羊屁股。

大哥在院子里劈柴。他双臂的力量，
全用在一把斧柄上，
一块木柴应声劈成两半。

只一个上午，院子里的木柴，
堆得比冬天还高。一只母鸡
咯咯叫着钻进柴堆的缝隙里去了。

高高的一堆劈柴，奶奶抱走一些
煮饭，爷爷取走一些烤火，
父亲挑一些去镇上卖钱。后山几个
赶驴的亲戚，拉走一些。
我常常把臭袜子
晒在上面。父亲把化肥袋晒在上面。
一只灰麻雀飞累了，也歇在上面。

下午

村旁拐弯处的那条小河
像70年代一样流淌

奶奶和四婆

下午一直站在河堤说话
爷爷下午顺着河湾去了一趟
老木的铁匠铺
他想给家里打一把好镰
爷爷亲眼目睹了老木如何将一块
不成形的废铁慢慢打薄
打成镰刀
下午，父亲把窑边的地犁了
秋后种油茶还是桑麻，他在犹豫
回到院里，母亲正拍着
旧棉絮上的灰尘。一个下午
她把家里翻晒个遍
薄薄一层阳光
母亲要在深夜
裁剪成我们兄弟过冬的厚衣裳

葵花

每年回到村庄看葵花
巴掌大的叶，半人高的葵花秆
像夏天的旗帜，高高举起
盛开的葵花，一朵挨着一朵
一朵比一朵艳丽
从村庄的葵花地走过
我的白的确良衬衫
镀亮并嵌满了葵花
这时，我独一人在葵林中小坐
扶着篱笆我又
输掉了几寸光阴
葵花的热烈与放荡
像我旅途中的一次奇遇
我有被俘虏、淹没和毁灭的危险

邱跛子

我与邱跛子走在一条平路上
他每一脚像踩着水凼子
那年，他上神农架打猎摔断了腿
差点被狼吃了，一位砍柴的大爷
搭救了他。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从此，他居住在山脚一间
低矮的小木屋里
墙上挂着他多年用过的猎枪和
几张黑熊獐子及老虎的兽皮
展示他那段光荣而英雄的历史
想上山了，他拖着一条跛腿
沿着那条走惯了的山路
看看那里的小溪，听听那里的鸟鸣
邱跛子坐在一块石头上晒太阳
常常把一条跛腿搭在那只好腿上

刨红薯的老人

那是谁的母亲、谁的祖母、谁的外婆？
她早就是半截入土的人了
却手提竹筐
在一块几乎半荒凉的山地里刨红薯
一顶旧草帽
遮住了她的皱纹、白发和眼窝里的泪水
却遮不住她
迟钝得有些笨拙的年龄

晌午，她拎着半筐红薯回家
先绕过几道生满灌木的沟渠，然后经过
热火朝天的挖河工地。拐过队里的
一口鱼塘时，老人开始上坡
她每一步走得非常艰难